

从我 1959 年 12 月在上海《萌芽》发表第一篇作品算起，到 2015 年 12 月，我的业余写作生涯已整整 56 年。若说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没有一点成绩，未免矫情，我毕竟已出版了 10 多本著作，先后参加了从县、市、省直到国家一级的作家协会，也还得到过这样那样的奖项。但我从不敢以名家自许，因为已取得的作品业绩实在算不了什么，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始终对文学保持热情、十分喜欢写作的文学爱好者。

这样的自我定位，让我心安理得，提笔写作没有声名之累，尽情享受写作的过程，我的日常生活也因此变得丰富、充实、明亮起来。看着自己把从生活中得来的素材、悟解写成一篇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其感觉真的如汪曾祺先生说的那样，是“一种甜美的兴奋”。我爱惜自己发表的每一篇大小文章，虽然这些刊出稿并不是每篇都有多大价值，但我敝帚自珍，以平等眼光视它们如子女。我给外地报刊编辑的发稿附信中常说的一句话是：拙作如发表，可以不要稿费，务请记住给我寄样报样刊。女儿观察我多年了，她对朋友说：“老爸写作几十年，发表了那么多文章，到现在每发一篇新作，还是像发表处女作那样欣喜不已，真少有。”

我越来越体会到，当我真心实意地把自己定位为文学爱好者之后，不仅能保持对文学的长久的热情，乐此而不疲，还能真正做到以文会友，经常感受到芬芳如美酒般的友情。现在，与我同龄的编辑朋友大都退休了，接替他们的是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客气地称我为“陆老”，我时时提醒自己以普通文学爱好者的身份与他们交朋友，虚心学习他们特

友爱：我的 2015

□ 陆建华

有的敏锐、敏感与敏捷。有位年轻编辑，与我初识时有点拘束，后来他发现我不难相处，也就渐渐放开手脚；而我每见到他对我的稿件有创造性的改动，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致电感谢。有一次，我借赞扬电影《杨善洲》写了一篇短评，批评银幕荧屏上爱情剧目泛滥现象，定题为《从电影〈杨善洲〉说起》，年轻编辑改为《吹散影视界浓厚的脂粉气》；还有一次，我想以汪曾祺先生为例，提倡作家应始终牢记社会责任感，还是这位年轻编辑重新拟题为《一生总该有一种坚持》。这两次改题真的很好，给我启发很大，我俩的友情也由此得到进一步的加深。

时刻记住自己是普通的文学爱好者，让我在文学界获得越来越多的朋友，得到他们真诚的关心与支持，而一旦有机会聚会交流，更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乐多多。2015 年 5 月，家乡扬州文联主动联系省作家协会，为我在扬州举行一次散文写作研讨会。那一次，真是高朋云集，省作协的多位名家忙里抽空，欣然赴会。与我友好相处几十年的资深评论家黄毓璜发言一开始就说：“我一直很忙，但是陆建华作品研讨会，如果不邀请我，我会感到很失落。”他说得如此真诚，我无法不为之深深感动。研讨会上，朋友们的精彩发言让我深受启发与鼓舞，有些过奖之辞让我不安。范小青见状幽默地插话说：“陆老师你尽管受用。”所有这些，都让我真切地感到友情的温暖。我在最后致答谢词时说：“我知道，我自己的作品远还没有达到研讨的地步，你们来扬州，不是为了一位姓陆的作家，而是为一位姓陆的朋友！”

大家都笑了。

东西，得到一些东西，看起来还算是平衡的，但是有时候失去比得到更加地珍贵。比如常常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们只有到一年又结束的时候才会这样地发问，然而就在我们挥霍着大把时间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把时间支配得很精彩，最后却发现时间变成了疲惫的总结，“时间去哪儿了”不再是是什么诗情画意的表述，而是那句无情的“无可奈何花落去”。

最近常常见人写“勿忘初心”。可见生活里我们常常是忘记了初心，却还乐此不疲地向前狂奔着。回过头来发现当时那个带着纯净想法的人却变成了一个游刃有余的凡夫俗子，初心就像是那一堆被我突然发现的石头，它们有时候也真的只能被忘记。

藏石

□ 徐 霞

初心。是我们生活里无尽的野心侵蚀改变着我们的初心。我们在生活里总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要那么多干嘛？很多人都在问要这么多权力干嘛、要这么多钱干嘛之类的问题。然而问这些问题的人似乎并不是为了答案，他们心里看起来是有答案的，因为他们在这么问的时候总是在拼命地去得到这些东西。只有那种真正的破落户和糊涂蛋才会真想去了解“要那么多干嘛”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只有他们得不到真正的答案。

但是，得到的人也未必就能得到答案，因为得到这个看起来很让人满足的词语，有时候反而又会让人觉得失落。这并不是矫情的话，因为有时候得到的结果虽然令人欣慰，但是得到的过程往往让人心酸，这就导致了当初得到的那种欲念让人变得疑惑。失去一些

有一次整理旧物翻出来几块石头，时间很久了都忘记了它们。好像是多年前别人赠送的，那时候觉得是宝贝，时间一长竟然就忘了。可见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是很“残忍”的，会很容易将当时觉得很美好的东西变成记忆，甚至失去了这份记忆。

这些石头真的是令人感慨万分。还有很多东西，比如衣服、首饰甚至是人的感觉都竟然会被我们忘记。人的欲念在不断地变化，所有的一切都会随着这种变化而改变。小时候为兜里有几枚硬币而不安，生怕什么时候看不见了，长大了包里装了许多现金也一点没有感觉。不是世界改变了，而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变化了，至于这种变化究竟是好是坏，也说不清楚，但总是让人心里有些感慨。人其实就在为得到而活着，可是得到之后想着的就是更多的得到。现在记不起来当时我想要得到这些石头的场景了，但是我也可以想象当时一定把它们当成珍宝，为了得到它们也许我会带着笑脸去周旋，可是一旦这些被看作宝贝的东西为我所有之后，那种得到的满足感却反而消失殆尽了。

改变的仍然不是石头，是我们的

汤先生喜欢喝鲫鱼汤。鲫鱼汤是自家做的，大约每隔一天就要做一次。每次买两条较大的野生鲫鱼，家养的他从来不买，因为喂食的饲料对人体不利。是野生的还是家养的，从鱼的外表颜色他能分辨得出。鲫鱼买回来以后，洗净，血水烫尽，下油锅，放两碗冷水烧 40 分钟即食。汤先生烧的鲫鱼汤清汤清水，虽然味道不错，但看上去却不能给人以美感，激起美好的食欲。

一日，全县精选出的 50 名大厨师、大厨娘在“世界大饭店”举行烹饪大赛，其中有一组比赛烧鲫鱼汤。汤先生特地抽空亲临现场学习参观。

大厨师在烧热的锅中倒入厚重的农村土榨的菜籽油，然后将 4 条较大的鲫鱼放到油锅中翻来翻去地煸一会，放开水，大火烧 30 分钟，开锅，鱼汤白稠如奶汁。

有的厨师先将鲫鱼在放生姜、葱的开水锅里走一下，去腥，取出，再放到油锅里煸一会。

有的厨师在鱼汤沸腾后，放入一大挑猪油，再烧沸，汤汁会更稠白。

汤先生悟到，要汤得鱼汤白稠如奶汁，将鱼在油锅里煸一下是关键之举。

煸，读 bō（音薄）。《集韵》：“伯各切，火干也。”即把食物放在锅中烤干，或放油、或不放油烘烤食物都叫煸。贾思勰《齐民要术·作酢法第七十一》：“有薄饼缘诸面饼，但是烧煸者，皆得投之。”蒲松龄《聊斋志异·张老相公》：“张先渡江，囑家人在舟，勿煸醃腥。”贾思勰是北魏时在人，生活在 1600 多年前，蒲松龄是清代人，二人都是山东人。可见在 1600 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用到“煸”这个字，会使用“煸”这种烹饪技艺。而且，在北方方言区山东、江淮一带都会说、会用到“煸”。

汤先生从烹饪大赛学习参观回来以后，如法炮制，果真，鱼汤稠如奶汁。每遇到好友，他便传经了：要得鱼汤稠又白，必先在油锅里煸一煸。

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

花好月圆，云淡风轻

□ 王小见

中国人喜欢团圆，喜欢美满，在灿若星空的成语中，“花好月圆”怕是最合中国人心意的。从自然界的美好，一路向前，直抵人心中最圆满的结局。手中的这部书，字里行间，透出的都是这般良辰美景，独向花间一壶酒，哪怕人间四月芳菲尽，翻开这粉红封面的散文集，清雅文风送来的，都是扑鼻花香。

生在扬州，有福，这里的春风十里，这里的二分明月，随便撷取一点，都是风月无边的锦绣文章。李白、杜牧、徐凝……这些白衣胜雪的诗人们，只是打马走过，目光就穿越了半个盛唐。然而，毕竟匆忙，来不及细品，真正把这座城市搁放在心头的，还是扬州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歌吹于斯，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怀。

或是一种缘分，夏鹭每日抬头所见，就是文昌阁，斗转星移，云水过隙，时间带不走的，都是扬城福地。从晨光洗沐，到暮色四拢，这座城和这个人，你不言，她不语，却是相看两不厌。这是坐着，亦有行走，信步去看一场盛大的花事，或是泛舟一湖涟漪的春水，遥想古邗沟边的杨柳依依，回首绿杨城郭的出水芙蓉，看在眼里，落在纸上，都是淡若三月烟花的文字，清新却又隽永。

夏鹭行文有古韵，文字可做古曲吟，韵脚都落在《清平乐》《鹊桥仙》上，都是浅吟轻唱总相宜的。可又依着自己的性子，依着文字的脉络，字字生莲。“深红浅绿见扬城，花木扶疏胜仙寰”“问城哪得清如许，为有运河活水来”“维扬一园红，四海无同类”，原句自有不同，可是，如此却无不妥，如同当年读到方文山一句“天空中一道橙色的书法”，看似文理不通，细思极有味道。

写景妙笔生花，写人情思盈动。写《外婆的井》，“两口井相距不过二十来步，外婆却来来回回走了一辈子”。写《百味乡泥》，“老爸对泥土的眷恋，年复一年，从油菜成熟籽实中饱胀开来”。写《比邻而居》，“‘琴弦已断，你休提它！’那唱戏的人呢？如今，又在哪儿呢？”人世间的感情，最好就是这样的细水长流，用平实安静的语言铺陈开来，自会安抵人心。

夏鹭从高邮的乡间走来，从走出过秦少游、汪曾祺的高邮走来，俯拾之间，都将故乡泥土的芬香，丝丝缕缕编织进文中的一字一句之中。故乡，又成为夏鹭最可依偎的靠山，好比那篇《温泉蛋》，滋养着夏鹭从一位小女孩，成长为一位俏生生的女子。那些故乡的“温泉蛋”，为她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分，既滋身体，又养文情。

美文如斯，似是读着一路的旖旎风光，却又生生异峰突起。文中可见，夏鹭曾患疾病卧床，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在生命的角力中，成为最后的赢家。有些伤痛，我们无法感同身受，我们只能想象，这位坚强的女子，如何从开始的拄拐行走，到后来的健步如常。正如她文中所言：“花谢花飞且自珍，身弱未必不凌霄”，有着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就可通达四海。于是，我们跟着夏鹭，渡镇江、醉琅琊、赴青海、走西藏，在宿雾的碧澄天际下，在斯里兰卡的蔚蓝色海岸边，身着花服的她，终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此岸的修行，终能到达彼岸的花好月圆，回首往昔，可以自在感叹一句云淡风轻。或许，这也是书名《花好风轻》的由来吧。

凄凉的喜悦

□ 朱 玲

在兰州出差，想买点特产带回家给亲友。乘着会议间隙，溜到街上徜徉。街上空气清凉凛冽，行人衣履翩翩，店铺鳞次栉比，并不像想象中的黄沙漫天飞舞，人们纱巾遮面，街市寡然萧索。耳闻总是有走样的。

随意走进一家超市，营业员笑脸相迎。我问，你们兰州的特产是什么？姑娘笑着说，百合、玫瑰。我说，百合、玫瑰我们那里也有，有什么稀奇的。姑娘说，你们那里的百合没有我们这里的大，而且还苦。我们这里的百合不仅朵大，且甜而粉。玫瑰是我们的市花，我们玫瑰的香味是一般玫瑰的几十甚至几百倍，而且食用，做化妆品均可；你们那里的玫瑰是不能食用的，只能做化妆品。顺着姑娘手指的方向，我看到填漆的托盘里堆着一朵朵凝冻的百合，在晕黄的灯光辉映下，散发出典雅瑰丽的光芒，果然不同凡响。再看旁边的玫瑰花朵朵定价在含苞欲放，凑近一闻，香气扑鼻。我心生喜悦，忙问价格。姑娘说，百合一百元一斤，玫瑰一百五拾元一斤。我对价格心里没底。跑了几家超市，他们像约好了似的，都是这个价。看看时间不早了，我返回了，准备吃过晚饭出来买。

晚饭，恰有百合这道菜，我品尝了一下，的确不错。晚饭过后临时安排了书画交流。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可不能放过。谁知这场交流一直延至十点四十方散。出来店铺早就关门了。组织者说第二天早上八点去天水开会，以后就不回兰州了。我听了，怅然若失，后悔当时没下手。

会议结束后，大伙儿纷纷从西安、敦煌打道回府，邀我同行。我一则惦记着百合、玫瑰；二则对兰州的了解只是囫圇吞枣，没有消化，不能再吸收其它城市的文化大餐，我怕引起“胃功能”失调。所以我婉拒了邀请，仍坚持回兰州，从兰州回家。

于是我有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与兰州亲密接触。走在街上，我掏掏耳朵，揉揉眼睛，舒展双臂，打开我的所有接收系统接收兰州散发出的点点信息。

我拦着一个赶路的大妈问，你们这儿超市在哪儿？我想买点百合、玫瑰。大妈热情地说，哟，买这个到超市买可贵啦。而且他们都是百合干。你到农贸市场买鲜百合，便宜，味道好。我连忙问，市场怎么走啊？大妈边说边比划告诉我，市场在哪个小道道（小巷）里。

我按着大妈指的路，果然找到了一个菜市场。菜场夹

在林立的大楼间，如同一只老猫蜷伏在主人的脚边。菜场内摊点一个接着一个，主要以吃食为主，生的熟的，应有尽有。是啊，一鼎一镬才是最贴近的拥有啊。门口的一个摊前堆满了百合、玫瑰，上面似乎还沾着新鲜的霜花。摊主是一个喜眉喜眼的胖大妈，她脸上生满了紫红色的冻疮，头戴一顶粗陋的毛线帽，手插在裤兜内，未及开口，眼睛先笑成一条线。我心生喜悦地问，百合怎么卖？大妈笑说，25 元一斤。我说，给我称 5 斤。大妈笑咪咪地答应着，给我装袋。乘着大妈手上忙碌的时候，我跟大妈开玩笑，你们的百合这么好，为什么不到我们江苏去卖？大妈说，想去啊，就是那边没人接应啊。我笑说，我给你们物色房子。大妈欣喜道，好啊。

言谈中，我知道所谓的“大妈”只有 45 岁，比我还小 4 岁呢。可是艰难的生计让她未老先衰。她有三个孩子，两个孩子结婚了，最小的女儿跟着她守摊。她卖的百合、玫瑰都是她自己种的。正说着，她手中抓一把美丽的玫瑰花朵，衬得她生满冻疮的手，寒伧粗糙，让人觉得她的笑容中有一种凄凉的喜悦。我想，正是这双寒碜的手制造了世间最浪漫最美丽的花朵。她的手有多糙，玫瑰就有多美。临别时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

有人说，菜市场是一个城市的末梢神经，它灵敏地反应着这个城市最鲜活的一面。若要了解一个城市，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到菜市场转转。此话确属箴言。大超市只是虚张声势，是百合干，不接地气，不代表城市本身。农贸市场是鲜百合，生动鲜活，与老百姓贴心贴肺。

我觉得兰州是一个独特的城市，她没有北京的大气，没有上海的妖娆，也没有成都的风情，她不带有年轻女性的妩媚娇俏，她就像眼前这位“大妈”，凄凉中带着喜悦，骨子里透着一种憨厚和质朴之气，让人心动。

盂城驛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